

系我一生心

xiwoyishengxin

钊铮◎著

沈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心系我一生》丛书 / 钊铮著. — 沈阳: 沈阳出版社, 2005

ISBN 7-5431-3852-2

Ⅰ. ①心… Ⅱ. ①钊… Ⅲ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Ⅳ. ①I267.2 ②I267.2 ③I267.2 ④I267.2 ⑤I267.2 ⑥I267.2 ⑦I267.2 ⑧I267.2 ⑨I267.2 ⑩I26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111111号

《心系我一生》丛书 / 钊铮著. — 沈阳: 沈阳出版社, 2005

心系我一生

xinwoyishengxin



钊铮◎著

沈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系我一生心. 下 / 钊铮著. —沈阳: 沈阳出版社,
2011.3

ISBN 978-7-5441-4491-9

I. ①系… II. ①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
代 IV. ①I247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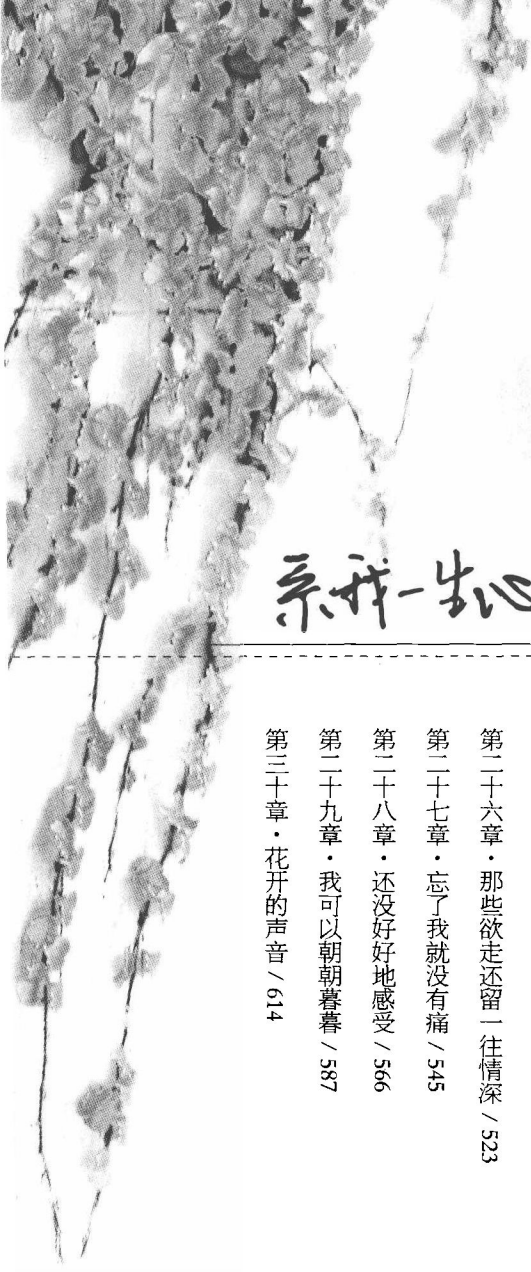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 027449 号



系我一生心



- 第一章·改变一九九五 / 1
- 第二章·同桌的你 / 9
- 第三章·一个人失眠全世界失眠 / 23
- 第四章·倾我一生一世念 / 37
- 第五章·第一口蛋糕的滋味 / 60
- 第六章·爱一个人像手中捧着水晶 / 82
- 第七章·一点一滴堆积人间痴迷 / 104
- 第八章·如何爱你爱到终点 / 125
- 第九章·剪一段日光解爱情的霜 / 147
- 第十章·初次的感觉像天空一样晴朗 / 168
- 第十一章·越躲藏越相爱越怕输 / 191
- 第十二章·谁都没有时光机器 / 214
- 第十三章·时间是个天才的编剧 / 235
- 第十四章·人生如此浮生如斯 / 255
- 第十五章·流转的时光照一脸苍凉 / 278



系我一生心

第十六章·没什么是永垂不朽 / 301

第十七章·圣瓦伦丁的玫瑰 / 324

第十八章·我的情歌夜夜为你唱起 / 347

第十九章·就好像蝴蝶飞不过沧海 / 370

第二十章·让我欢喜让我忧 / 393

第二十一章·难念的经 / 414

第二十二章·躲不开痴恋的欣慰 / 436

第二十三章·怕你忧伤怕你哭 / 459

第二十四章·哪有你这样的 / 481

第二十五章·经过你快乐时少烦恼多 / 502

第二十六章·那些欲走还留一往情深 / 523

第二十七章·忘了我就没有痛 / 545

第二十八章·还没好好地感受 / 566

第二十九章·我可以朝朝暮暮 / 587

第三十章·花开的声音 / 614

没什么是永垂不朽

得离开这里，这是计然能想到并愿意做的唯一的事情。她昏头涨脑，上楼收拾东西，其实没什么可以带走的，她只拿了两件换洗衣物和存折，静等着楼下人声散去……

按捺着强烈不稳定的心跳，计然独自等了很长时间，先是听到锅碗瓢盆掉落或是碎掉发出的锐利声响，男男女女吵吵闹闹一片混乱，紧接着又是警笛大作。其间她的手机响了几次，计然看不是计真的电话接都懒得接，听之任之，最后，终于清静，这会儿，天都快黑了。

下楼，找车去火车站，计然随便买了张票，上去一列她完全不知要开去哪里的火车，将什么生意，什么生存，什么生活，丢去身后。她终于省悟，这世间果然没什么是永垂不朽。

比如，她遇到系青，以为幸福在握，其实，不！

比如，她想依靠六哥，以为可以稍微懈怠懒惰，也不！

再比如，她努力振作，以为可以用心经营她的小店，还不！

再比如……很多事情，都是这样。

她的爱情，在世俗面前，不堪一击。她的百般努力，在命运面前，轻易夭折。很奇怪，每当她以为自己看到了希望可以好好生活的时候，老天就会把这一

切全部拿走。

世间种种，如梦如幻，如雾如电如泡影，一场镜花水月。

火车上人很多，空气混浊，计然没有地方坐，但她找机会，进去厕所，然后，就在火车上窄小到不行的厕所里，蹲着，哭……

她很久没这么哭过了。以前，在应该哭的那些日子，不是不想哭，是顾不上哭，为了活下去，太忙，总有事情等着她去处理。现在，她忽然觉得，算了，不要那么忙了，她想放弃，所以，除了哭一哭之外，也没别的好做。

闻着厕所里实在难闻的气味，抽抽噎噎，不停止地哭泣。计然自己也有些莫名其妙，她干吗要这样？她何必怕常蓝？几年过去了，常蓝还记得她长什么样子吗？她逃避什么？

对，她在逃，事实上她逃的不是常蓝，她在逃自己。

再见常蓝，那些刻意包裹住的记忆，毫无预兆地被连皮带骨撕扯开来，鲜血淋漓。她还记得她生命中所有的灾难是从哪里开始，当她带着自以为是的勇敢，怀抱着她自认为了不起的爱情站在怀家的客厅，从头顶上砸下来的全都是常蓝眼里射出来的怒火，那场面，就像她计然是只邪恶的破坏蓝色地球的小怪兽，遇到了正义的眼睛里会发出镭射光的奥特曼。

计然还记得常蓝说过，“回到你家去，你的事情我会和你家长谈……”

计然耿耿于怀，却又从不敢往深处想的问题，就是她不知道常蓝有没有找过她爸妈……他们联系过吗？爸爸出事之前，见过常蓝吗？甚至，常蓝知道爸爸出事了吗？或者，她和爸爸的死有关吗……

计然不敢去思考，也不敢去打听这些事情，她怕得到“是”的答案。假如“是”成立，那代表她再也不能去想，去爱，去偷偷挂念怀系青。

想念怀系青，等于怀念她的青春，那是她活过的岁月中最好的一段年华，仅有的一点甜蜜。如果连这一点点都失去，她将永远沉在黑暗里，生命中再没有阳光、梦想和玫瑰。

所以，她可以不逃吗？让我逃吧，离那个叫常蓝的女人远远的……再不要遇到她，再遇到一次，她大概会忍不住，冲上去问：“还认识我吗？你认识我爸爸吗？他叫计显德……”

老天，求求你，不要给我那样的机会。计然的身体随着动荡的火车节奏微微摇晃，她头顶那盏昏沉沉的灯光，照着她的疲惫、苍白、孤寂，也照着车窗外不

断飞逝而过的风景。有不耐的旅客大力拍厕所门，“什么屎拉这么久啊？死在里面了吗……”计然厚颜不顾，只管手蒙住脸，哭，专心致志，泪水从她的指缝间潜潜而落。

计然要死了，生命垂危，她的起搏器出了状况，造成栓塞，状况非常之糟糕。计然的主治医生，也是计真在医学院的导师，他说：“需要再次手术，你得做最坏打算，你姐姐很虚弱，未必能撑过去……”

计真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像所有失意的、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面前显得软弱和无措的人一样，计真惨兮兮地大哭。她的胳膊肘撑在露台栏杆上，手蒙住脸，在夜半的星辉下，压抑着，泣不成声，哭得一发不可收拾。

哭够了，计真擦干眼泪，顺着心外科长长的走廊回护士站，办妥姐姐转加护病房的手续。老师又跟她说了一下计然的情况，大体四个字概括：极不乐观。当然，像所有的医生安慰病人家属那样，也会有一句话给你：医学无绝对，不要轻易放弃，或者有奇迹呢？而作为兼具未来准医生和病人家属双重身份的计真，自己有很清醒的认知，她不能轻易放弃，但也要有迎接最坏局面的准备。

瞅着病床上发着高烧，呼吸困难，瘦弱到几乎脱形的姐姐，计真真的难过，无法言喻，痛彻心扉。还是昨天晚上，急诊带她的周老师，就是在计真小时候，便已经供职于这间医院的急诊收治过计然很多次的周医生，通知她，马上有病人送过来。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她和老师一起接下车的病人，竟是姐姐计然。

和急诊这边做交接的是列车上的乘警。对方叙述，计然买了一张开往上海的车票，还是站票，上了他们那趟车。车上人很多空气不流通，当时她站在过道上，状态不是很好，餐车经过她身边，她大概是想让餐车过去，但刚挪一步就晕了，整个人倒在餐车上。列车乘务员通知随车乘警和大夫，给她做过简单的急救措施，判断她病情还是比较严重，就近医院未必能妥善处理。查过计然随身挎包里带的身份证，知她是本地人士，便联系了救护车，将计然从一站之外的地方给送了回来。

计真到现在都没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致使姐姐要买一张去上海的站票？她去上海干什么？不过，最让计真觉得悲摧无比的，是在当时，计然昏昏沉沉，神志紊乱，有时，迷迷糊糊地叫计真的名字，哦，这没什么，她是她唯一的亲人嘛。不过有时，是其他乱七八糟无法辨识的语音。计真费了点力气，才听明

白，那无法辨识的语言是另一个名字，系青，怀系青！

计真本来就因抢救姐姐急得五内如焚，又被怀系青这个名字气得如五雷轰顶。她心里不无怨愤，你说姐姐这是干吗啊，自己都三灾九难挂在这半死不活了，还惦记着啥老情人怀系青？青个屁哦，那是她家大仇人！姐，有我，还不够吗？计真是真的不明白，像她，有姐姐就够了啊。别的，她都不在乎！坐在姐姐的病床边，握住姐姐的手，靠在她的脸旁，即使隔着口罩，仍能感到计然手上的热度。来巡查的主治大夫跟计真说：“我们会尽力，你也不要灰心。目前先退热，烧退了，我们会立刻动手术。”

计然一直没退烧……将近四十个钟头了，计真恹恹难安，这样下去，姐姐是死定了。可是在这种高烧不退的情况下被拉上手术台，风险也很大很大，所以……

计真也快急出心脏病，她白着张脸，挂两只黑眼圈，有气无力地坐在急诊办公室。见周大夫进来，就像溺水的人抓到截浮木一样，“老师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周大夫撇撇嘴，摇摇头，没言语。

计真恼火，带着点儿哭腔，胡搅蛮缠上了，“师傅你之前不这样，你都安慰我，跟我说我姐会好的。”

周大夫给学生倒杯热水，静默半晌，“小真，你姐从医院这么进进出出也好些年了，好好坏坏，咱们也看过不少次了，不过这次……”周大夫又摇摇头。

计真不吭声，硬忍着眼里两汪泪不淹下来，好像这么忍住了，计然就还有一线生机一样。

周大夫从他抽屉里掏出个笔记本，说：“有个人，你姐可能会想见，你去找一找，好歹见上最后一次，也算是了件心事……”

怀系青！又是怀系青……阴魂不散……

这家伙到底想纠缠她姐到几时？连周大夫这边都不放过？讨厌的是她这位师傅也不靠谱儿，管得太宽了吧？这种电话号码留好几年干吗？

计真百般不情愿，心情坏到极点，拿着周大夫给的电话号码，琢磨，真的要去找怀系青吗？她不乐意找……不过，其实也很好奇，那到底是个什么人？让姐姐这么惦记着？问题是，若找到了，今后姐姐和他会不会又牵扯到一起？再有纠葛，也太对不起死去的爸妈了吧？纠结……计真再瞅瞅病床上的计然，她脸上的颧骨因发烧而呈现病态的红色，呼吸短促，气若游丝……姐，还有今后吗？

察觉到计然眼皮动了动，小真立刻凑过去，“姐？姐？”

计然缓缓睁开眼睛，神色迷惘，“妈，外面下雨了吗？”

计真傻傻看着她，机械作答：“没。”

计然蹙着眉头，“我再睡会儿，妈，一点叫醒我，我约了人。”说着话，偏过头，又睡了。

这是发热导致的幻觉，不知道她在梦里回到了哪一年？姐见到爸妈吗？好幸福，计真已经很久没见过爸妈了，即使在梦里也没有！靠回到椅子上，计真深深叹气，姐姐曾经约过，念念不忘的人，该不是怀系青吧？怀系青……未了的心愿……

左思右想实在拿不定主意的计真，末了掏出枚硬币……且看天意。是字，不打电话，是花，就去找人。

硬币抛出，接住，细看，花，唉，天意！

按照多事先生周大夫提供的，分别是高中学校和怀系青爷爷奶奶家的电话号码，计真先打给学校。找怀系青字条里交代的联系人韩老师和顾老师。对方先是说，那里没有韩老师和顾老师。后来对方又帮计真去打听了一下，确定韩老师和顾老师倒是有，但皆已离开多年。

那，只好找怀系青的祖父母。忐忑忐忑，计真拨通电话，哎，如此惊动对方家长可不要惹什么麻烦，这节骨眼上不能节外生枝啊。

接电话的是位老奶奶，言语清晰，态度亲切和蔼。计真托辞自己是怀系青的大学同学，因为出国一段时间和许多旧同学失了联络，这次休假回国想和大家见一面，所以才冒昧打扰的。

怀家奶奶说，她家青儿也出国了。估计是很惦记孙子，还抱怨：“你说你们好好的家不待着，都出国干什么呢？”

啊？那家伙也出国了？糟糕，姐姐不是见不到人了吗？计真挠头，心里说不上什么感觉，有点失落，还有几丝庆幸。她漫不经心回怀奶奶，“出国学习人家更多的先进技术，好报效国家。”

这种很有点作秀性质的言论好像还挺对老人心思的，怀奶奶在那边乐，“这话青儿也说过。哎，闺女，你和我家青儿还挺有共同语言哪。”

计真这边白眼翻的……狗屁共同语言，嘴里应付，“以前挺聊得来。”正琢磨要不要挂断，忽听怀家奶奶极热心道：“那我告诉你青儿在纽约的电话和手机号

码吧……”

哦？可以直接联系到怀系青？太好了……

国际长途，计真拨过去。但是，纽约怀系青的寓所只有一通斯文有礼的电话录音，分别用中文和英文说：“近日去东非旅游，不在家，有事请给我留言。”

而手机则一直无法接通，总是不在服务区。

希望他被狮子吃掉，计真火大地诅咒，希望他成为鳄鱼和犀牛的午餐！

诅咒归诅咒，她该如何了姐姐的心愿？

依旧守在加护病房，医生和护士都说，搞不好这一夜人熬不过去呢。计真很累很累，但是不敢睡，她睁着干涩的眼睛，目光不曾稍离姐姐。好心的护士劝她去休息一会儿，吃点东西，计真只是摇头，她好怕，怕过了今夜，世界上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了。

后半夜，计然醒来一会儿，倒比之前醒来那次显得神志清楚些，对计真说：“你怎么一下子瘦了那么多？都没好好吃饭吗？”

计真强笑，“现在流行瘦嘛。”

计然看着妹妹，也给她一个微笑。那种笑容，缥缈稀薄，她目光里的温柔怜惜，让计真的眼泪，止不住就往下落。

“别哭。”计然的声音很弱，“对不起，姐又给你添麻烦了。我想，这可能是最后一次。”

计真用口罩捂住嘴，说不出话。

“姐要是走了，你怕不怕？”计然试着去握计真的手，“姐很舍不得，也很不放心你。”

计真泪如雨下。

计然也哭，眼泪一滴滴，顺着发丝，流到枕头上，“下雨了吗？”她哽咽着问，“我好像听到下雨的声音。”

计真克制一下情绪，擦干眼泪，挑开窗帘往外瞅瞅。是真的，外面有雨，缠绵绵绵密如牛毛的细雨，几乎听不到声音，不知姐姐怎么听到的。难道，下雨也是她心事的一部分吗？

坐回到病床边，计真想了想，决定还是说吧，“姐，我去找过怀系青。”

计然瞪大了眼睛，怀系青这个名字，真的很了不起，似在她的瞳人深处点了两粒火光。

“他出国读书了。我电话打到他纽约的住处，但因为他去非洲旅游，所以没联络上，手机也没接通。”计真泪眼模糊，盯着姐姐，隔着层水波。她看到的计然，只是睁大眼睛，眯睁着，深呼吸，并无其他反应。

这是她们姐妹之间自父母去世后，首次提到“那个人”。传说中的计然那位“肇事”的男朋友本是她们生活中的禁忌，现在，毫无预料地提起，像是突然之间头顶的天花板塌下来了似的，让人觉得有那么点灰头土脸，很难收拾那片狼藉的无措感。沉默半晌，计真又接着说：“前几年，他一直在找你，上大学的时候还在学校论坛上发寻你的帖子。”关于这件事儿，虽说是听广平转述，但计真记得还很清楚，这一刻挖出那张沉睡于久远记忆中的寻人启事讲给姐姐听，“他署名令狐冲，发帖子问，各位朋友，如若知道一位叫计然的女孩儿的下落，请联络企管一年级怀系青，或者，转告计然，大师兄在等她，请她务必前来一见。”

很大一颗泪珠，顺着计然瘦削憔悴的面颊慢慢滑下来，她声音低微，几不可闻，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以前广平告诉我的，他和怀系青读同一所大学。”

计然再不能冷静，一阵猛咳后，努力坐起来，急切地抓住计真，“他没考到北京去吗？他的成绩可以考到最好的学校啊。”

“姐，你别激动。”很有些违心的，计真向姐姐允诺，“我们不是有他的电话吗？就算现在联系不到，他旅行总是要结束的。你慢慢休养好，等他回来，你想问的事儿，我们打电话问他。”她扶计然躺下，“来，你先歇一会儿。”

计然点头，很用力，怀系青没考去最好的大学读书，好像是多严重似的。

靠在姐姐床边，计真直守到天光渐晓，实在熬不住趴到床头柜上打了个盹。这一夜熬过去，姐姐没死，太阳出来了……

太阳出来了，计然身上的热度居然奇迹般退下。“这是好现象，虽说仍然很危险，但我们考虑，还是早点儿手术拿掉她的起搏器……”

精神紧绷了两天的计真，只觉得这一切有点不真实，虽说姐姐仍没脱离险境，但是如果真有奇迹，好像就没道理活不下去了是不？话说，奇迹？那奇迹是哪来的？没考到北京去读书的怀系青给的？计真拍拍自己的脸，努力让自己清醒，别情绪化地想那些不着边的事儿，冲老师点头，“尽快手术吧，这么拖着更危险。”

不过，再怎么奇迹，怀系青都是个很遥远的人啊，计真不觉得那家伙会影响

到她现在的生活，顾眼前比较重要。而眼前要紧的还是钱，计真把姐姐的存款和自己的存款放在一起算了算，倾其所有，还是不太够……也不能这么说，省一点的话，还是够的。她每餐腐乳或者榨菜配馒头，其他所有开支，能省则省，应该能维持下去。唉，手术费用和针药的费用，真的太贵太贵！

“奶奶，你知道教我们化学的老师吗？姓孔，叫孔明……”

计然邻床病友，一位老人的孙子，边给奶奶揉手上虎口处穴位，边亲亲昵昵唠叨他学校里的搞笑事儿。那男孩子不过十六七岁，个子挺高，穿校服，像是刚打完球，一脑袋汗……像系青。

常常跟她提起爷爷奶奶的怀系青，平素和爷爷奶奶相处，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吧？

躺在雪白的病房，计然望着窗外飞起的朦朦柳絮，想象那是一场冬日初雪，她站在讲台旁，因不习惯处于整个教室中心的位置成为一个焦点而尴尬。无意间抬头，看去的方向，映着窗外的小清雪，落入眼帘的刻入心灵深处的，是怀系青的模样，短发利落，五官端正俊朗，温文干净的气质。他看她的眼神，带着点好奇，还有点……她说不上的一些，就好像，一觉醒来，打开窗子，扑簌簌落了满头雪花，眼见着一片纯白世界，心口一紧，说不上是惊，还是喜，只是觉得，哇，太棒了，好得不像话。

事实上，他对她也实在是好得不像话。

像她刚转校遇到系青，上体育课，他突然离开正在跑步的队列，出现在她面前，脑门上汗涔涔的，“计然，你没事吧……”

像春游的时候他固执地非要接她，天还蒙蒙亮，等在车站，“哎，计然，你头发好像长长了点……”

像他为了给她补习，一次次在训练基地和学校之间来回奔忙……

像……他对她的好，不胜枚举。她屡屡抵抗，又节节败退……不过，其实现在回想起来，她的抵抗，真的很像只是在装样子，绝对够做作。每当她劝自己最好安分一点的时候，就有另一个声音在她耳边嘀嘀咕咕，就算你身患绝症，也一样有享受青春和爱情的权利！

那种权利，在彼时，计然真的以为自己有了。大概是种逞强吧，为了证明自己有，从不参加春游生怕给人添麻烦的她，竟鬼使神差去跟组长张浩和系春争取……闭上眼睛，计然微笑，恍然，似乎能听到那一段年少轻狂的对话。

“你不参加。”

“我参加!”

“你不参加!”

“我参加，参加，参加!! 就算我又穷又病，也有参加春游的权利……”

天真的青春年纪，自以为是，以为每个人都享有本该享有的权利。但现实是，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会享受到许多他们本不该享有的权利，更多人，则学会放弃他们应该拥有的权利。

我终于学会放弃，计然想，普天同庆，后来的自己，总算学会。

纽约第五大道，ARMANI 旗舰店里，系青给刚来的春儿选西装。到底，建军爸爸和常蓝妈妈也把这小子给送了出来。春儿说，他是因为玩得太狠，被流放。

常蓝妈妈差不多也是这意思，“哪认识的恁老些朋友，一天到晚电话找，比总理还忙……”

系青寻思，现在这个年代，通信便捷，把春儿整到纽约，找他的电话就会少吗？不过，算了，他明白，这弟弟，多数爹妈没空管，于是把春儿丢给他了。

系青还是懂春儿的，别让他太闲。太闲，是春儿的“万恶之源”，但也不能不让他玩。正好，他供职那家公司的老总也很爱玩，系青有意把春儿引荐给自己老板。所以，系青带春儿出来买几身正式一点的行头，边试衣服，边交代，“老罗伯特爱钓鱼，你不是喜欢养蚯蚓……对，对，你除了上课读书之外，就是陪老罗伯特玩……”

春儿“对镜帖花黄”，不解，“敢情你介绍给我的工作，就是陪你老总玩？怎么听起来我像个弄臣？”

系青帮老弟系领带，闲扯，“不，我是大内高手，你是我放出去的血滴子，这样你觉得好点儿没有？”

“好点了。”春儿兴致不错，“高手，今后我们一起大干一场吧。”

系青系好弟弟的领带，斜着嘴角，笑容里有散漫，有寂寥，还有一点点无奈和无所谓，嘀咕：“是胡闹一场吧，群魔乱舞。”把弟弟推到镜子前，“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？好，小姐，刷卡……”

高手和血滴子在江湖上的乱舞，就这样开始了。

系青介绍春儿给老罗伯特，不卑不亢，言简意赅，“我觉得你会需要我们。”

系青说的是我们，不是我……

老罗伯特喜欢“我们”这个词汇。尤其这个“我们”还是一对看上去差异很大，但是又似乎有着某种无坚不摧能量的双胞胎。后来事实证明老罗伯特的直觉是对的，这对双胞胎兄弟确实被他需要，他也刻意栽培他们，带进带出，左右不离。

追随老罗伯特的生活颇为辛苦，工作强度大，节奏快，这一切对系青来说，应付自如。

对春儿倒是个考验，但春儿喜欢生活以这样子的方式进行，热闹、新奇古怪的事情一件件接踵而至，层出不穷。虽然他基础薄弱，但春儿愿意为此付出精力，人倒突然之间脱胎换骨，一身懒筋被抽了似的什么都肯学了。

主要也是系青运筹帷幄，让他的血滴子发挥他的威力，举凡赶热闹的事儿都是春儿的。例如教老萝卜玩麻将，陪着钓鱼，骑马，泡妞儿，看首映，喝酒狂欢等等事宜，还有出去应酬，与合作方扯皮谈判，笼络客户，套对手公司的情报之类，春儿都乐意而为，与这疯狂的世界共襄盛举。

而系青就是安安静静参与策划合并案，参与投资项目开发，代表老罗伯特参与一些鸡肋品质的酒会或慈善活动，偶尔跟着老罗伯特和兄弟一起看看画展，或者受君之命去苏富比拍卖现场拍下老罗伯特想要的那件古董……

但不得不说，与春儿相比，系青只是在工作，并不真正能享受其中乐趣。他总是警惕着与这个世界保持一定距离，无法与周遭的人打成一片。老罗伯特目光如炬，曾有一次，铁口直断：“系青想得太多，人生是经不起细细追究的，越想得多，越不快乐。系春刚刚好，一知半解，尚能全情投入，及时行乐。”

好在，无论是投入其中，还是保持距离，这份工作带给兄弟二人莫大成就感。他们的收入不错，住的房子越换越大，后来他们甚至拥有一间设备先进的玻璃花屋，系青闲来无事，在那间屋子里种满兰花。春儿喜欢小动物，养了一只萧伯纳犬，只是他太忙了，那只狗狗更多时间是被系青照顾。

春儿忙什么呢？忙着学跳舞，忙着泡夜店，忙着约会漂亮的钢管舞和弗朗明哥舞女郎。还忙着出海钓鱼，忙着去百老汇看剧或者在冬天的时候随老罗伯特去巴黎，穿上正儿八经的骑马服，带上猎枪，与传说中的贵族们去打猎等。

怀家兄弟，有两年没回过家，开始隔三差五，还会时不时打个电话回去与家人聊聊，后来十天半个月一次电话，再后来一个月三个月……再再后来就是在

MSN 上留个言之类的，还不常有。

有几回，常蓝和怀建军让他们务必回家，可要么公司有重要案子进行，要么准备考试，要么有个不去实在遗憾的旅行，比如住到某某古堡里去度假，或者参加巴西的嘉年华会……归期一拖再拖。

常蓝和怀建军也有飞纽约看望儿子，可趁此时机哥哥俩帮爸妈介绍两单大买卖，再计划计划到某地买壳上市的事情……时间蹉跎而去。

这年冬天，怀建军再来纽约。

春儿刚应付完一场把人累吐血的考试酩酊大睡中，哥哥把脸色憔悴的老爹从机场接了回来。

怀建军带来噩耗，奶奶过世了，很突然，在睡梦中，心脏停止跳动。

“奶奶非常辛苦，胰头痛痛起来很难承受，打止痛剂都不好用。本来以为早期发现能治好的，不过老人年纪大了……一直没告诉你们，奶奶和爷爷不想你们分心，有好的工作和学习机会很难得，尤其，你们这么出息，奶奶说了，以你们为荣。”

系青和春儿哭得抽抽噎噎，什么都说不出来。本来为了考试累得脱一层皮的春儿，受此打击，重感冒，发热，顶着冰袋，眼泡红肿。

系青说等春儿好了回家一趟，看看爷爷。

怀建军没答应，“丧事也办了有一段日子，现在回去没什么意义。当时想叫你们回家，爷爷说你们要考试，要工作，这种一边读书一边能找到相关工作实践的机会多难得啊，何况还是家大公司，被老董器重，爷爷不让通知你们。爷爷还说，奶奶肯定和他一样心思。”

系青抿嘴，浅浅一笑，别无多言。

怀建军略做停留，便又返家，送走老爸后的系青，回家照顾昏睡着的春儿。看春儿发了身汗，温度降下来些，他也放心了一点。然后，他在大房子里晃上晃下，穷晃了一会儿，又去看了看他的兰花，给狗喂喂食，再然后……百无聊赖，百无聊赖……

末了，他跑去看午夜场，两罐啤酒，搭配重放的老片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》。

看电影的观众寥寥，大部分是热恋中的情侣，在昏暗的空间里，窃窃私语，喁喁细吻。系青也没有关注大荧幕上的剧情，他茕茕独坐，只是觉得寂寞。

有人前来搭讪：“你一个人？”是位漂亮的中国女孩儿，说发音不太顺畅的上

海普通话。她坐在系青旁边座位，搭着两条胳膊趴在前排的椅背上，半侧回头，看着系青微笑。她的侧面，在影院变幻沉潜的光线里，看上去眉目如画，皮肤细致无匹。系青的心口一紧，这般景致，他情之所钟，心之所系，只是无奈失去，如今，似旧梦回魂，重到眼前。他不敢说话，甚至放轻了呼吸，只是轻锁了眉头，静静看着眼前女子。

“你一个人？”女孩儿又问一遍。

不是她，系青好失落，以致有点反应慢。他揉着眉心，想离开这家影院，谁知邻座女孩儿靠回椅背，捉住系青揉眉心的手，整张脸凑到他面前。系青想问人家有何贵干，可是话未出口，两瓣红唇压到他唇上。

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艳遇。女孩儿吻技不错，系青的寂寞也确实需要一点刺激来救赎，更何况他确实确实是血气方刚的年纪，于是，越吻越大胆，越吻越失控。系青的手，沿着女孩儿轮廓美好的脊背下滑，极尽挑逗之能事。女孩儿灵巧地解开系青的皮带和裤子拉链，用她的手，帮系青纾解一腔郁闷，和被寂寞逼出的欲望。

“看哈利波特的时候打手枪？”感冒刚好的春儿，喝着可乐姜茶，结论，“哥，真的很天才，比我有创意啊。下次我也试试。”他研究老哥从午夜场带回来的名片，“温明娜，保险经纪？”

系青拎起他的挎包准备出门，随便把名片丢进垃圾桶，无所谓，“管她呢，反正不会再见面。总不至于因为她的手段好就要怎样吧？”

说实话，这还真是一相情愿的想法，系青可和人家交换过名片呐。

没几日，温明娜小姐找上门来约吃饭，找理由，“看在我打手枪技术不错的份儿上，怎么也得请我吃一餐吧？”

系青觉得，像他们这种露水之缘，肯定不长久，吃不吃饭都不会改变。不过怎么说，那天电影院的意外事件里，他是男人，确有占了点女人的便宜，不该连一顿饭都吝啬。谁知这顿饭最后是温明娜买单，因为那是桌“鸿门宴”，人家温小姐是来求教的。

“没想到你是老罗伯特器重的人，肯定能帮助我的，我最近遇到一点麻烦。”

前段时间，温小姐工作中出现了一点失误，但这个失误不是她一个人造成的，她的上司也有责任。和所有办公室里会发生的恩怨一样，温明娜的上司为求自保，意图让她负全责。温明娜想反击，一时间又拿不定主意，具体该怎么做？